

# 鲁迅与寿镜吾的师生情

记者 于民星 济南报道

## 影响一生的精神底色

“提及寿镜吾，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鲁迅笔下‘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丛新强表示，这既是对寿镜吾先生的精准概括，也深深浸润着少年鲁迅，成为其一生为人文的精神底色。

所谓方正，即为人有风骨，处世有立场。在丛新强看来，鲁迅刚正不阿、坚守道义的人格，“横眉

冷对千夫指”的铮铮姿态，正是寿镜吾方正品格的真实映照。质朴是为文求真，去浮华重本质，这在鲁迅的为文与为人中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其文章凝练清醒、直面真实，文风摒弃浮华，直击本质；为人淡泊名利，扎根民众，始终坚守求真的底色。“博学”更是对鲁迅学识的最精准的注解。

寿镜吾虽是晚清私塾先生，却并非死板教条的传统教育者。丛新强指出，他“严而不僵、包容多元、身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鲁迅的文学思想与价值追求。三味书屋中虽有戒尺与罚跪的规则，却并不常用；学生贪玩跑到后园嬉戏，先生“普通总不过瞪几眼”。

在学业引导上，寿镜吾并未将鲁迅束缚于应试八股之中。鲁迅在书屋中不仅研读经典典籍，还私下翻阅《荡寇志》《西游记》等“闲书”，甚至痴迷绣像描画，并未遭到粗暴禁止。先生不唯应试、允许多元滋养的启蒙教学，直接影响了鲁迅崇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价值追求。

## 少年鲁迅的关键启蒙

“要除旧布新，必先懂‘旧’；要超越传统，必先扎根传统。”丛新强表示，在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先生求学的五六年，是鲁迅价

值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成型的关键时期，为他后来突破旧传统、开启现代文学新风，奠定了不可或缺或文学根基。

没有三味书屋这段扎实的传统教育打底，鲁迅后来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就会失去具体的对象与坚实的依据。寿镜吾先生的私塾教育，让鲁迅从小熟读经史，广泛接触古籍，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底。而这份积累，正是鲁迅能够精准击中封建传统文化弊端的关键所在。

“正是因为真正读懂了传统，他才能在《狂人日记》《呐喊》等作品中，实现对旧礼教的犀利批判。”丛新强表示，这段深厚的传统修养，让鲁迅的批判带着理性的审视与反思，做到“破立结合”。

青少年启蒙阶段的教育具有潜移默化、影响终身的特质。丛新强表示，三味书屋的求学经历，对鲁迅而言不仅是知识的输入，更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早期奠基。那段在书屋中诵读、思考、成长时光，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走向、文化立场，以及“以笔为刃、启蒙民众”的人生选择。

## 文字里的醇厚师生情

谈及鲁迅与寿镜吾先生的师

生情谊，丛新强表示，这种情感并非单一的敬畏，而是复杂、醇厚、真挚的温情，藏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文字细节里，历经岁月依然动人。

1926年，45岁的鲁迅写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此时寿镜吾先生已年近八旬，安卧绍兴。中年回望童年恩师，鲁迅以平静克制的笔调写下了深沉的恭敬与温情。

文中写到“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这份温和是少年鲁迅对师者最直观的印象，悄悄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让少年鲁迅对师长生出最初的亲近。紧接着，鲁迅直言“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更多温情片段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先生有戒尺却不常使用，有规矩却不苛责体罚；对待贪玩的孩童多以温和方式引导；读书时投入忘我，天真可爱的模样。这些细节里，既有晚辈对长辈的敬畏，更有学生对恩师的亲近与眷恋。

对于近期寿镜吾墓葬的新发现，丛新强表示，这一发现为鲁迅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再次印证了鲁迅笔下人物的真实性，也为重新解读三味书屋、传承师道精神提供了新视角。



# “三味书屋”的先生，是何样的人

记者 张向阳 济南报道

## 三味书屋：记录鲁迅六年求学时光

江南小城绍兴是鲁迅故乡，更是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原乡。著名的“三味书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屋里还有鲁迅用过的书桌，他在这张桌上偷偷描过绣像，也曾因迟到受到寿镜吾先生的批评，遂在桌上刻下自勉的“早”字。

有书屋，亦有先生。多年以后，鲁迅回忆与先生的初见：“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这位高而瘦、须发花白的和蔼先生便是寿镜吾，名怀鉴，字镜吾，绍兴人。

三味书屋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私塾，这座古朴肃穆、书香弥漫的江南民居原本是寿镜吾的书房，一座三开间的小花厅，紧临小河，是适合读书学习的幽静之地。“三味书屋”的匾额出自名家之手，是寿镜吾的祖父寿峰胤请清代乾嘉时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写。“三味”有何含义？寿镜吾之子寿鹏飞（字洙邻）曾解释：“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不过，知名学者章石承先生曾著文考证，三味书屋原来称作“三余书屋”，之所以称作“三余”，指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出自三国时期魏人董遇提出的“三余”

读书法——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后来寿镜吾的父亲寿韵根据苏轼“此生有味在三余”的诗句，把匾上的“余”字改成“味”字，成为后来家喻户晓的“三味书屋”。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而且还是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鲁迅上学的年龄到了，父亲把他送到了三味书屋。寿镜吾执教的三味书屋是晚清绍兴府城内最好的私塾，他认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家长人品要求很高，必须是正派的正人君子，孩子要经过他的面试才能入学。鲁迅在这里度过六年多的求学时光，为人治学甚至作文等方面深受寿镜吾的熏陶和影响。

## 先生风骨：不讲八股注重理解

寿镜吾在“三味书屋”以教书为业，他厘定规约，年收8位学生，认为多收了教不过来，绝不随意“扩招”。寿镜吾一家并不富裕，生活上非常简朴。据记载，尽管是书香门第，但他和两个儿子三人共用一件肩膀上打上补丁的夏布长衫，算是读书人的“体面”。这件长衫就挂在书屋里，三个人身材不同，虽然穿起来显得长短不一，但也只能谁出门谁穿上，回来再脱下挂起来。

寿镜吾博学多才，教育方法讲求理解，他反对学生读书时死记硬背，因材施教，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上课时，他先把古文读一

遍，然后用白话文解释一遍。据当时与鲁迅一起读书的章祥耀回忆，寿先生主要讲授《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左传》等，锤炼学生的古文功底，而寿镜吾自己也沉浸在这些古文中，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生动描绘老师陶醉读书时的神情：“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了：‘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嘴……’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完全沉醉于书中的美妙世界。

除了“四书五经”，寿镜吾还喜欢古典文学，其子寿鹏飞记载：“镜吾公不喜八股文，所授止经史纲要、唐宋诗、古文词，鲁迅并不措意，镜吾公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往往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这种广泛的涉猎，也为鲁迅后来走上文学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 师恩难忘：鲁迅写信致敬先生

1898年，18岁的鲁迅离开了三味书屋，入读江南水师学堂。岁月悠悠，师恩难忘，鲁迅与寿镜吾的师生情谊，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写下一段温馨而动人的记忆。

有人认为鲁迅笔下的寿镜吾先生是一位“迂腐的老学究”，

实际上是一种误读。鲁迅深深敬重自己的老师，他只是从孩童视角回忆那个严肃认真而“可爱”的老夫子，他离开家乡后每年春节都要给恩师写拜年信，通信总数多达百封。无论在南京上学放假，还是海外归来探亲，或在杭州、北京任职，只要回家乡，一定要去看望老师。寿镜吾长孙寿积明曾著文回忆：“鲁迅先生每次来时，祖父总是在三味书屋里接待他……祖父和鲁迅先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谈就是半天。”

1926年9月，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成时，寿镜吾已78岁了，老先生不但读到了鲁迅笔下的自己，而且还“很高兴”。寿积明还写道：“鲁迅先生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祖父还在世。文章发表后，祖父看了很高兴，并没有生气。祖父常说，鲁迅的文章，谁都可以看，就是我不能看，因为我看不懂。”祖父认为鲁迅写的是实情，虽然有些细节（如“怪哉”虫的故事）带有文学色彩，但整体上真实地记录了三味书屋的生活，是出于怀念和温情，是对老师的一种肯定。

寿镜吾老先生的高兴是有理由的，不仅仅因为高徒对自己的极高评价，更在于作为师者培养出了一位文学大家，也让自己的“三味书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教育史上令人难忘的文化符号。而寿镜吾先生墓的发现，更能让人追怀鲁迅先生的成长足迹，重温百年前那一室之内醇厚欢快的师生情谊。

日前，浙江省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重大考古发现，经过DNA检测等手段，确认位于柯桥区平水镇四丰村裘家岭的墓葬墓主为鲁迅恩师寿镜吾先生。一段文学巨匠与小镇塾师的记忆，再度浮现在公众视野中。

